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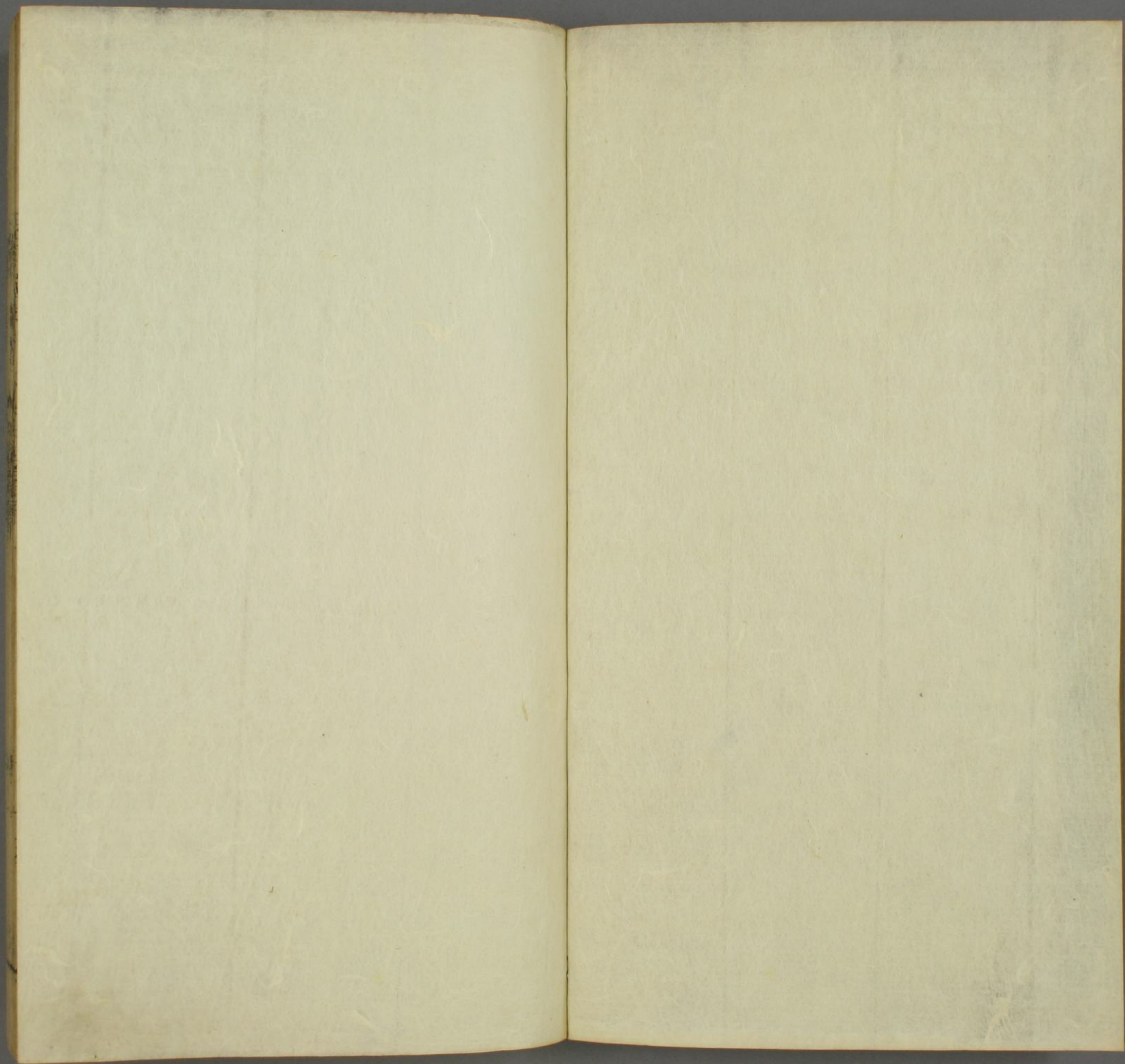
通考

自十至十四

四

112
100
2





12  
100  
4



文獻通考卷之十

戶口考

戶口丁中賦役

宋 鄱陽 馮 天馭 貴 與 著



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及其衰也諸侯稍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二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

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人之數也乃會萬民之

計文欽

亮

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

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

人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以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

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追美饒也田謂獵也追謂追冠賊也竭作盡行也

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

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征之給公上郭內年十五以下為六尺二十為七尺國中晚賦而早免

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

朱子語錄曰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

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

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

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

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

山齋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

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

非姑息也遠郊之地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

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於

內地非荼毒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

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

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

資利不可不抑不抑則必至於忘本是二十而五係近郊

遠郊勞佚所係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

曰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

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家五人謂之家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民無職者一而已載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後乃示罰之法也閭師承上文九職任民之役乃常法也均一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法何也蓋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未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如關市或譏而不征或征之譏者常法也征者所以抑之也閭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注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太酷矣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掌其政令禁戒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

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治二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讀為征人民則治城郭塗巷溝渠牛馬車輦轉委積之屬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馬中年則公旬用二日馬無年則公旬用一日馬旬也凶札則無力政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于姜戎氏時所亡乃料民于太原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掌民數者無父孤終死也司商協民姓掌賜族受姓之官司徒協旅依司寇協姦刑官知死牧協職牧養儀牲合工協革百工之度合其數場協入場圃系廩協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符簡知其數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階耨獲亦於籍獮於旣烝狩于畢時烝秋時畢

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于庶人凡千一百九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  
戰國之時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人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

右杜氏通典所考東遷以後漢初戶口數目大約如此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漢與循而未改  
漢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筭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并車馬

按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據四年筭賦

更賦如淳曰更有二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  
更錢者文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  
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  
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  
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  
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  
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  
因秦法而行後遂改易有諳乃戍邊一歲耳

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漢律人出

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

文帝偃武脩文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常賦歲一事每筭

多故三歲一事賦四十也

吳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傅者公家徭役

徐氏曰按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淳曰律年

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疲癯漢儀注

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

馳戰陳年五十六乃免為庶民就田里則知漢初民在官

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為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則

在官三十有六年矣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筭二口之筭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縣無出今年筭

昭帝元鳳四年詔母收四年五年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

二十錢以食天子其六錢

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勿收更賦注見上

按筭賦十五歲以上方出此口賦則十五歲以前未筭

時所賦也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筭事

甘露元年減民筭三十一筭減錢

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

按漢始有口賦然頗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筭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偽增上流民自占八萬餘口以蒙顯賞則以流徙者筭數既除州郡無逋負之責可以容偽故也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筭

禹以為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成帝建始元年減天下賦錢筭四十

惠帝即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所與

謂同籍 謂古曰同居謂父與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者如今同財也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別與

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一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

按漢法有口賦有戶賦口賦則筭賦是也戶賦見於史者惟此二條貨殖傳所言則是封君食邑戶所賦然則地土之不以封者縣官別賦之歟抑無此賦也庶民農工商賈以下似是百戶賦二十與上縣絕殊不可曉又謂之息二千豈官每戶貸以一文而萬戶取其息二千乎當考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

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漢之戶口至元始二年最為殷

盛故志舉王莽篡位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者為不殖出三夫



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

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宄作宄散也縣官衣食之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復是歲更賦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筭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筭三年

二年詔曰今人之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

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和帝永元五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筭

元初元年除三輔過更口筭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傷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金城隴西地震災甚者勿收口賦

桓帝永壽元年復太山琅瑯更筭

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

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

十二萬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

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二

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

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

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

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

百七十二萬五百五十

冲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

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

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

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

右郡國志注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記戶口及墾田大

數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墾田數見田賦門光武中興之後三

十餘年所拊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

一兵革之禍可畏哉嗣是累朝休養生息每每增美固

其理也但冲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所載

無大兵革饑饉而永嘉戶數損於建康一萬本初戶數

損於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豈紀錄之誤耶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

五十六

右東都戶口極盛之數此係後漢書郡國志所載如通

典則以為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

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少於漢書五百三十八

萬有奇口多於漢書六百四十二萬有奇未知孰是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罹董卓之難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

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徒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

海內荒廢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

東后裳不全遂有戎寇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

剋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

不息魏氏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萬二

千八百八十一 漢昭烈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

萬蜀亡時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 吳赤烏三年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吳亡時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

劉昭補注後漢郡國志注曰魏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按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饑疾之難且可供役裁足一郡以一郡之用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

魏武帝初平袁氏定鄴都制賦戶絹二匹綿二斤詳見田賦門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

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占田數見田賦門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三十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

蜀李雄薄賦其人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實因為名焉實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起於李雄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之後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

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內魏絳等十一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暉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

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之後偽代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賈資販於道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身之役

八年又增稅米五石南燕王慕容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陰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請加隱覈從之得蔭戶五萬八千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今沂州西滅姚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帝素節儉文帝勵精臨民元嘉之治比於文景國富兵強更務遠畧師徒覆賊江左虛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迥便自逃匿戶口歲減寔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

按漢以前田賦自為田賦戶口之賦自為戶口之賦魏晉以來似始混而賦之所以晉孝武時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只口稅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與晉制懸絕殊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耶當考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匹

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

強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惠庸愚守宰必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茲今皇化維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齊氏六主代短促其戶口未詳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揚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為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往往所在並是復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

梁武之初亦稱為治後侯景逆亂竟以幽薨元帝纔及三年便上覆滅墳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今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遠事經畧吳明徹全軍隻輪不返銳卒殲焉至後主亡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

按太康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云倍而餘是其盛時則戶有至五百餘萬矣

道武帝時詔採諸漏戶合輸絲綿自後諸逃戶皆為緇羅羅殺者甚衆於是雜管戶帥徧於大邑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按人戶之以輸財別為戶計不隸郡縣其事始此

魏今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詳見田賦門

爾朱之亂政移臣下分為東西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散棄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其時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數大郡多千戶以下復通新附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已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齊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化二年為周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八

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

後周閔明二主俱以弑崩武帝誅權臣覽廢政恭儉節用考覈

名實五六年內平蕩燕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周制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者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亦無力征

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歲以下為中十八歲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為丁高頴奏人間課稅雖有定分年恒徵納除注常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為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

通典論曰隋受周禪至大業二年有戶八百九十萬蓋承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廢姦偽尤滋高頴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由此

東坡蘇氏曰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併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

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足以致百萬之衆豈可少哉

文帝恭儉為治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時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至纜二十六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二十二

煬帝承其全盛遂恣荒淫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河及淮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女充役而死者太半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以至於亡大業五年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時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

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  
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

唐制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授田法見  
田賦門

定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升降宜為九  
等凡丁附於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  
附則課役俱免其冒詐隱避以充課役者  
不限附之早晚皆徵之制每歲一造帳三  
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  
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子一百二十餘萬口侯君集  
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  
一馬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戶部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通天下  
云三百八十萬

致堂胡氏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尚版圖者八百九十  
餘萬自李密王竇為倡而山東盡為盜區是後四方並興  
擁眾十數萬而加多者垂五十餘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  
焉至唐武德六七年間蓋干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四  
年而後內盜悉平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休  
息生養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世矣有司  
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然則略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經  
離亂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起於獨孤后無關雕之德廢  
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總章元年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  
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證聖元年平閣舍人  
李喬上表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眾而條貫不失按北可  
知者在於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違



背軍鎮或因緣逐糧苟免歲時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闕於恒賦亦自誘動愚俗其為禍患不可不深慮也或逃亡之戶或有檢察即轉入他境還行自容所司雖具設科條頒其法禁而相看為例莫適遵承縱欲糺其僣違加之刑罰則百州千郡庸可盡科前既依違後仍積習檢獲者無賞停止者獲原浮逃不悛亦由於此今縱更搜檢而委之州縣則還獲舊蹤卒於無益臣以為宜令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為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還浮寓可絕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為保近相覺察前後乖避皆許自新仍有不出輒聽相告每糺一人隨事加賞明為科目使知勸沮所謂恩德者逃亡之徒久離桑梓糧儲空闕田野荒廢即當賑於乏少助其脩營雖有缺賦懸

徭皆軍離鎮亦皆捨而不問寬而勿徵其慮慮還家而貧之不能致者乃給程糧使達本貫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離失本業心樂所住情不願還聽於所在隸名即編為戶夫顧小利者失大計存近務者喪遠圖今之議者或不達於變通以為軍府之地戶不可移關轄之人貫不可改而越關繼踵背府相尋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割隸也就令逃亡者多不能總計割隸猶常計其戶等量為節文殷富者令還貧弱者令住檢責已定計料已明戶無失編人無廢業然後按前躡申舊章嚴為防禁與人更始所謂限制者逃亡之人應自首者以符到百日為限限滿不堪依法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無所遺人無所匿矣

武后神龍元年戶六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萬歲通天元年勅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繼別籍者所析之戶

並須與本戶同不得降下其應入役者共計本戶丁中用為等級不得以析生蠲免

玄宗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

八年宇文融請括籍外逃戶羨田從之賦田

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無課口者為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戶無夫者為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並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戶欲析出口為戶及首附口為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

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貌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于實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丁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

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通典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應課戶五百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八管田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唐之極盛也

三年更令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又制如聞百姓或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

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如更犯者准法科罪

通典曰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愚論見田賦門

致堂胡氏曰世有搏古者言自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誠未有溢於千萬戶明皇幾之矣繁夥旣甚理復虧耗豈人力所能遏哉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凡二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旣至教之又備無天札瘥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連

數十世爲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爲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肅宗至德元年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

乾元三年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勅逃亡戶不得輒徵親近及隣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又勅應有逃戶田宅並須官爲租賃取其價直以充課稅逃人歸復宜並卻還所由亦不得稱負欠租賦別有追索

通典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

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  
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損口總三千五百  
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

愚嘗論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  
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  
故遞相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  
一有奇今觀乾元戶數則不課者反居其大半尤為可

笑然則是豈足憑乎

詳見田賦門

代宗廣德二年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  
十五為老以優民二年勅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  
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  
到不在却還限任別給授

大曆元年制逃戶復業者給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宅盡者  
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

德宗建中元年定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萬五千七十六

通典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通典論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  
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  
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及是而理者未  
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  
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  
蠲羸者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逃避其賦役戶籍調之養  
則至浮浪以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  
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  
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  
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

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  
 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  
 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  
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  
 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頴觀流冗  
 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  
 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謂避公稅  
 也荀悅論曰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上秦是惠  
 不下通威福起於豪人也高頴設輕稅之法浮戶悉自歸於  
 編戶隋代之先敷其信後行其令悉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  
 資儲逾於天下人俗康阜頴之力焉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  
 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  
 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貞  
 觀以後加五百之九萬其時天下戶都有八百九十餘萬也  
 漢武黷兵人口減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

二年經七十餘載有戶千二百二十餘萬唐百三十餘年中  
 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而浮浪日衆版圖不收若此量漢  
 時實合有加數約計天下人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  
 戶少猶河有千三百四萬矣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  
 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日以迂闊職事委於羣胥  
 貨賂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氓百三十萬賴  
 分命黜陟重為按此收入公稅增培而餘諸道加出百八十  
 萬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氓  
 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極弊之良圖舊制百姓供公上計  
 丁定庸調及租其稅  
 戶雖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准一耳自兵興以後經  
 費不克於是徵斂多名日無常數官吏橫恣因緣為奸法令  
 莫得檢制悉廢不知告誥其下後猾者即多規避或假名入  
 任或托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信豪族兼諸色役萬端蠲  
 除純劣者即被徵輸同竭日甚建中制令並令而使臣制置  
 兩稅常額既立加蓋莫由浮浪悉收規避無所而使臣制置  
 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游興舊額既在見人漸  
 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

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計諸道簿帳所收可有二百五十餘萬戶按歷代戶口多不過五少不減三約計天下除有兵馬多處食鹽別知見在之數者採晉隋舊與制置可得五百萬矣以五百萬戶共出二百五十萬戶稅自然各減半數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是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  
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十卷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

十四萬二千五百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鎮武涇原銀夏靈鹽青十五道七十一州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谷四十州一百四十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士馬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制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損為其殿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繫戶兼招引浮客用為增益至於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土著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詣實

衡州刺史呂溫奏當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幼單獨不支濟外其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團定戶稅次檢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臣昨

尋舊案詢問閭里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設法圍定檢獲隱戶數約萬餘州縣並不曾科徵所由已私自斂率與其潛資於姦吏豈若均助於疲人臣請作此方圓以救彫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缺供勅旨宜付所司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閭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致堂胡氏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初令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夫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兵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穆宗長慶時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  
敬宗寶曆時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

文宗開成四年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唐食貨志天寶戶數通以二戶養一兵長慶以後率三戶養

一兵詳見國用門

武宗會昌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艱窘豈至流亡將欲招綏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為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正稅減剋料錢祇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應州縣開成五年已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村鄉詣實檢會桑田屋宇等仍勅令長加檢校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戶內征稅有餘卽官為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卽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已後二年

不歸復者卽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任爲永業其  
逃戶錢草斛斗等計留使錢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並仰  
於當州當使雜給用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剋正真官吏料  
錢及館驛使料迺乘作人課等錢仍任大戶歸還日漸復元  
額  
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暫時東  
西便彼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毀拆  
及願歸復多已蕩盡因致荒廢遂成閑田從今已後如有此  
色勒村老人與所由并鄰近等同檢勘分明分析作狀送縣  
入案任隣人及無田產人且爲佃事與納稅如五年內不來  
復業者使任佃人爲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  
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內不得輒有毀除斫伐如有違  
犯者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不檢校之罪

會昌五年天下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奴婢爲兩  
稅戶十五萬人

周廣順三年勅天下縣邑素有等差年代既深增損不一其中  
有戶口雖衆地望則卑地望雖高戶口至少每至調集不便銓  
衡宜立成規庶協公共應天下州府及縣除赤縣畿縣次赤次  
畿外其餘三千戶以上爲望縣二千戶以上爲緊縣一千戶以  
上爲上縣五百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中下縣宜令所  
司據今年天下縣戶口數定望緊上中下次等奏聞戶部據今  
年諸州府所管縣戶數目合定爲望縣六十四緊縣七十一縣  
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戶口考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  
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 湖南平得戶九萬  
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  
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開寶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此係會要所載本年主客戶數如前行所載開寶八年  
平江南以前戶數出通鑑長編通筭只計二百五十六  
萬六千三百九十八與會要不合當考

文獻通考卷十一  
石  
詔更定縣望以戶四千以上為望次為緊為上為中為中下  
凡五等

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女口不預  
開寶四年詔曰朕臨御以來憂恤百姓所通抄人數目尋常別  
無差徭只以春初修河蓋是與民防患而聞豪要之家多有欺  
罔併差貧闕豈得均平特開首舉之門明示賞罰之典應河南  
大名府宋毫宿穎青徐鄆曹濮單蔡陳許汝鄧濟衛淄濰濱  
棣滄德貝冀澶滑懷孟磁相邢洛鎮博瀛莫深揚泰楚泗州高  
郵鄆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縣令佐子細通檢不計主戶牛  
客小客盡底通抄差遺之時所冀共分力役敢有隱漏令佐除  
名典吏決配募告者以犯人家財賞仍免三年差役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  
人老并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稅賦莫得周知至是始命  
復造焉

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兩浙福建荆南廣南舊輸身丁錢凡  
四十五萬四百貫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  
除免口筭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為  
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

初湖廣閩浙因偽國舊制歲斂丁身錢米所謂丁口之賦大  
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發秀二州猶輸  
丁錢轉運司以為言乃除之其後龐籍請罷漳泉州興化軍  
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潭永桂陽監丁

米以最下數為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軍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永桂陽與道衡二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施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而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

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

詔諸州縣自今招來戶口及創居入中開墾荒田者許依格式申入戶口籍無得以客戶增數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縣卽申等仍加其俸緡至有析客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增入故條約之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八

慶曆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千四百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八萬七千一百六十五

湖廣承偽政舊輸丁米太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四年詔屯田貧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變均之

元豐二年七月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數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筭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

稅以錢又筭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始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遂減一千二百餘緡按廣南丁錢史所載大中祥符間盡蠲之獨丁米未除今觀誼之言則尚有丁錢也作法於貪難革而易復可畏哉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右以上係國朝會要所載戶口數目今考元豐三年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畢仲衍經進中書備對內載天下四京一十八路戶口主客數目微為不同又有各路細數今具錄于后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戶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

八十四主一千一十萬九千五百四十二內四十一萬九千五百

箭手僧院道觀山徑山團練典佃喬佃船客四百七十四萬三

千一百四十四內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二戶元供交界浮居

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主二千三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內六十八萬三千

供弓箭手山徑童行僧道

延船居黎戶今入主口數

客九百八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五內一萬一百二十八口元供浮居散戶今入客

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

主一千二百二十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內二十九萬八千

客分主五百五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八

東京開封府縣二十二 開封 祥符 陳留 雍丘 襄邑

咸平 太康 扶溝 尉氏 馮陵 中牟 管城 新鄭  
陽武 酸棗 長垣 封丘 白馬 韋城 昨城 東明  
考城

戶主一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四

口主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二客八萬五千一百八十

丁主二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三

京東路州一十五 兗 徐 曹 青 鄆 密 齊 濟

沂 登 萊 單 濮 濰 淄 淄 縣七十八

戶主八十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客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一

十七

口主一百六十六萬九百三客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七十四

丁主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客五十六萬五千六百九

十三

京西路州一十四 許 孟 陳 襄 鄧 隨 金 房

汝 蔡 郢 均 唐 穎 府一 河南 軍一 信陽

縣七十九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一

十六

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三

十

丁主四十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三

河北路州二十三 定 澶 相 恩 邢 滄 懷 衛

博 磁 洺 棣 深 瀛 雄 霸 祁 冀 趙 德

濱 莫 保 府二 大名 真定 軍十一 永靜

乾寧 信安 廣信 安肅 保定 順安 保順 德清

永寧 北平 縣一百四

戶主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客二十一萬九千六十五

口主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客四十萬十千五百

一 丁主七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

七

陝府西路州二十六 陝 同 華 耀 邠 涇 秦

郵 延 解 隴 成 鳳 號 坊 丹 階 商

寧 原 慶 渭 環 熙 岷 河 府 三 京 兆

鳳 翔 河 中 軍 六 慶 成 鎮 戎 保 安 康 定 通 遠

德 順 縣 一 百 一 十 八

戶 主 六 十 九 萬 七 千 九 百 六 十 七 客 二 十 六 萬 四 千 三 百 五

十 一 口 主 二 百 一 萬 五 千 四 百 三 十 六 客 七 十 四 萬 六 千 三 百 六

十 八

丁 主 一 百 六 萬 七 千 九 百 三 十 六 客 四 十 二 萬 五 千 六 百 五

十 一

河 東 路 州 十 四 潞 晉 麟 府 代 絳 隰 忻

汾 澤 憲 嵐 石 豐 府 一 太 原 軍 七

威 勝 寧 化 平 定 岢 嵐 火 山 保 德 吉 鄉

監 一 大 通 縣 七 十 三

戶 主 三 十 八 萬 三 千 一 百 四 十 八 客 六 萬 七 千 七 百 二 十 一

口 主 七 十 五 萬 二 千 三 百 一 十 三 萬 八 千 三 百 五 十 八

丁 主 三 十 七 萬 二 千 三 百 九 十 客 七 萬 七 千 四 百 六 十 二

淮 南 路 州 一 十 八 揚 壽 盧 宿 濠 和 蘄 海

楚 舒 泰 泗 亳 光 滁 黃 真 通 軍 一

無 為 縣 六 十 九

戶主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客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

口主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五客六十三萬七千三百二十六

兩浙路州一十四 杭 越 蘇 潤 湖 婺 明 常

衢 溫 台 秀 睦 處 縣七十九

戶主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四百六客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

口主二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客六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五

丁主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客二十九萬八千二百十七

江南東路州七 宣 歙 江 池 饒 信 太平 府一

江寧 軍二 廣德 南康 縣四十八

戶主九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一客一十七萬一千四百九十九

口主一百六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二客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

丁主一百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客一十八萬六千二十七

江南西路州六 洪 虔 吉 袁 撫 筠 軍四

興國 建昌 臨江 南安 縣四十七

戶主八十七萬一十七百二十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三

口主二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六客一百六萬五千二百一

丁主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九客三十八萬七百九十八

荆湖南路州七 潭 衡 永 郴 邵 全 道 監一

桂陽 縣三十三

戶主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客二十五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口主一百一十五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客六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八

丁主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客二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六

荆湖北路州九 鄂 安 岳 鼎 澧 峽 歸 辰  
沅 府一 荆南 縣四十五

戶主二十五萬五百九十三客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九

口主七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客五十萬九千六百四十四  
丁主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客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四

福建路州六 福 建 泉 南 劍 漳 汀 軍二  
邵武 興化 縣四十五

戶主六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客三十四萬六千八百二十

口主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客六十七萬四千四百三十八

丁主七十九萬七百一十九客五十六萬二百三十  
成都府路州一十二 眉 綿 漢 彭 蜀 嘉 邛

簡 黎 雅 茂 威 府一 成都 軍一 永康  
監一 陵井 縣五十八

戶主五十七萬四千六百三十客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三

口主二百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客八十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三



丁主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客二十七萬七百二十四

梓州路州一十一 梓遂果資普合榮渠

昌戎瀘軍二 懷安康安監一 富順縣四

十九

戶主二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

口主八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客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四

丁主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

九

利州路州九 利閬洋文劍興巴蓬龍

府一 興元縣三十九

戶主一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五客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五

十六

口主四十萬二千八百七十四客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

二

丁主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九

十一

夔州路州九 夔忠萬施開達涪渝黔

軍三 雲安梁山南平監一大寧縣三十一

戶主六萬八千三百七十五

口主二十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五客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七

十二

丁主一十四萬九千七十客一十七萬一千一十七

廣南東路州一十四 廣韶循潮連南雄英

賀封端新康惠南恩縣四十

戶主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九客二十一萬八千七十五

口主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

十二

丁主七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七客二十六萬二千五十九

廣南西路州二十四 桂 容 邕 象 昭 梧 藤

龔 潯 貴 柳 宜 賓 橫 融 化 高 雷

白 欽 鬱 林 廉 瓊 順 軍 三 萬 安 昌 化

朱 崖 縣 六 十

戶主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客七萬八千六百九十一

口主五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客四十七萬九百四十六

丁主二十七萬三千六百七十四客四十一萬九千三百一

十六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二

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共陞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

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數計戶二千令一萬

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

政和三年詳定九域圖志蔡攸何志同言本所取會天下戶

口數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

五百九十九而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戶二

萬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纔三萬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

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刻隱不待校而知之乞詔有司申

嚴法令務在覈實從之

八月淮南轉運副使徐閎中言九域志在元豐間主客戶共

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詔諸路應奏戶

口歲終再令提刑提舉司叅攷同保從之

六年戶部言淮南轉運司申政和格知通令佐任內增收漏戶一千至二千戶常格一縣戶口多者止及三萬脫漏難及千戶少得應賞之人繇此不盡心推括看詳令佐任內增收漏戶八百戶陞半年名次一千五百戶免試三千戶減磨勘一年七千戶減二年一萬二千戶減三年知通隨所管縣通理比令佐加倍從之

按以史傳攷之則古今戶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然觀當時諸人所言則板籍殊欠覈實所紀似難憑覽者詳之

高宗紹興三十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百八

紹興五年詔諸路經殘破州縣親民官到任據見存戶口實數批上印曆滿任日亦如之以考殿最

八年禮部尚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癘水旱以至為兵為緇黃及去為盜賊餘民之存者十無二三姦臣虐用其民誅求過數丁鹽紬絹最為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者又多不舉民何以至是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為殿最又詔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於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省仍委守令勸諭父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司保明推賞

孝宗乾道二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

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棄小兒為人收養者於法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昨葉夢得守穎昌歲大饑乃為空名券坐上件法印板付里胥凡有收

養者給其券所全活甚衆乞下州縣鏤板諭民通知  
又詔申嚴建劔汀邵四州不舉子之禁

光宗紹熙四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  
三口二千七百八十四萬五千八十五

寧宗嘉定十六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百一十  
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千五

兩浙路戶二百二十二萬三百二十一口四百二萬九千九  
百八十九

江南東路戶一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口二百四十萬二  
千三十八

江南西路戶二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口四百九十  
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一

淮寧東路戶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口四十萬四千二  
百六十一

淮寧西路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口七十七萬九千六  
百一十二

廣南東路戶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口七十七萬五千六百  
二十八

廣南西路戶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一百三十二萬一  
千二百七

荆湖南路戶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口二百八十八萬  
一千五百六

荆湖北路戶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二十口九十萬八千九百  
三十四

福建路戶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口三百二十三  
萬五百七十八

京西路戶六千一百五十二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成都府路戶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口三百一十七

萬一千三

利州路戶四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萬六千一百

一十一

潼川府路戶八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萬

三千七百二十八

夔州路戶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萬九千九百

八十九

右國朝會要所載戶口南渡前無各路數目故以中書備對所書元豐各路數編入而南渡後莫盛於寧宗嘉定之時故備書之

身丁錢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自馬氏據湖南始取

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米每歲猶為二千石人甚

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二分數於田畝一分數於民

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

數於田畝言者以為太重請損其一分詔漕司相度四月六

年樞密院檢討王迪又請兩路丁錢隨由稅帶納八月不果

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遂盡放湖南諸郡丁錢十月

庚然上供椿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邦弼為漕乃奏除

之江東諸郡丁口鹽錢李氏有國日所制也蓋以泰州及靜

海軍州今通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而鹽不可

得既又令折綿絹輸之民益以為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為

江淮安撫乞會一路主戶以見在鹽價於春時給鹽食用隨

夏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蠶鹽者此也兩浙身丁錢者

始未行鈔法以前歲計丁口官散蠶鹽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納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半納見錢十一月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萬緡紹興初又用嚴守顏為言曾得解人免丁錢四月甲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免丁絹錢綿一年以內府錢帛償戶部八月乾道元年

孝宗以兩浙歲勞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萬三千匹皆有奇二月惟臨安以駐蹕所在每三年一癸卯下詔除之歲滿復然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路身丁錢

自今永與除免恩施浸博矣先是紹興末呂公雅廣問為浙漕以湖州丁絹多所隱漏乃給甲帖付民戶俾自排丁名得四十萬丁每丁為錢千四百絹八尺有奇三十一明年守臣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為匹仍止歲額為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皆可之正月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匹矣未幾又增以七千為一匹乾道八年余處恭為烏程令請于朝乞以七丁科一匹曾欽道秉政奏行之自是為例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末詔民戶一丁充民丁者本名丁錢勿輸七年八月丙辰二廣丁錢亦不知其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紹熙初詔令本路監司約束二年大抵丁錢多偽國所朔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

後所謂者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  
 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有力  
 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  
 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  
 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之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  
 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  
 賦本末源流故以趣辦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  
 上問而出焉開浙湖廣丁錢在國初歲為四十五萬  
 緡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嘗除之後又復  
 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  
 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  
 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

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  
 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眾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為  
 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口弱蜀人生齒非  
 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故漏口少爾昔陸宣公稱租庸  
 調之法曰不校閱而眾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不可令輸  
 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于其間也自井田什  
 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右二段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丁錢本末及  
 歷代戶口詳略之槩其攷訂精核故書之

水心葉氏曰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  
 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  
 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  
 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

三國爭利孫權搜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航海絕徼俘執  
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拔  
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  
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  
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  
矣今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  
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  
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  
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  
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  
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  
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  
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

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之  
欲有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  
而論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  
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  
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鴛鴦  
不才者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  
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  
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  
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  
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嗚呼亦其勢之有  
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  
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  
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



文獻通考卷五十一  
足以及居其半而米粟穀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  
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  
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  
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而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  
率者不敷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為意而此  
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十年之後將何以救之乎夫  
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  
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竊以為  
衣食使其俗貪淫詐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  
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  
戶繁實地者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  
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為下州小  
縣及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獨為東

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  
智者之為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  
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  
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  
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  
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  
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  
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  
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變夫  
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奴婢 傭賃 品官占戶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䟽材九曰閭民無常

職轉移執事

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轉徙執事若今傭賃也

文獻通考卷五十一

十七

先

酒人奚三百人

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

漢高祖令民得賣子

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文帝勸務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

為限

賈誼曰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又曰今人賣僮者為之繡衣

絲履偏諸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晏者也

晁錯勸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

拜爵者

女子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

四年免官奴婢為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督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

奴婢帝即位

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僦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董仲舒

說上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

除專殺之威不得專殺奴婢也

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楊可告緡徧天下告民匿緡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治

國繆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

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負分掌眾事徙奴婢眾而

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

為庶人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

今按豪家奴婢細民為饑寒所驅而賣者也官奴婢有

罪而沒者也民以饑寒至於棄良為賤上之人不能有

以賑救之乃復劾豪家兼并者之所為設法令其入奴婢以拜爵復役是令饑寒之民無辜而與罪隸等也况在官者十餘萬人而復稅良民以養之則亦何益於事哉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綺縠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人

王莽名天下奴婢曰私屬不得買賣

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

敢拘報論如律紀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七年吏人遭飢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所炙灼者為廢民 冬十月壬午

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悉聽之拘留者比青

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

免為庶民

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没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

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官

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

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

詳見職田門

晉元帝太興四年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為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

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

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

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

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

虎賁持鉞色立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

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

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

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

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

當今一尺

按此即漢人封君食邑戶之遺意然漢不過每戶歲賦

二百錢而此所賦乃過重者蓋封君所得只是口賦而

漢人有田者官別賦之晉以來人皆授田無無田之戶

是以戶賦之入於公家及私屬皆重又一品所占不過四十戶非漢列侯動以千戶萬戶計者比也

後魏令每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詳見田賦門

孝文太和九年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詳見田賦門

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贖為庶人 建德元年又詔江陵所獲俘虜免官口者悉免為百姓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上民為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

稗子五斗今自春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綉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任其生死視如草芥云

唐制凡叛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及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師配嶺南為城奴也一免為審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顯慶二年勅放諸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家長手書長子以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諸官奴婢年六十以上及廢疾者並免賤

永昌元年越王正被誅家僮勝衣田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數

萬歲通天元年勅士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並令討擊契丹大足元年勅以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天寶八載勅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勅到五日內一切送內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二人二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郡王郡主縣上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奉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職減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以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大曆十四年詔邕府歲貢奴婢使之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宜罷之

元和四年勅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賣為奴婢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擗并審細勘責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許交關犯者準法處分

八年勅嶺南諸道不得輒以良口餉遺販易

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緣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羅人口為奴婢

四年勅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及年七十者準格免賤從良

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間有寺已破廢全無僧眾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洪潭管内人數倍多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處計必不少並放從良百姓肯

依

大中九年禁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如有以男女傭賃與人貴分

口食任於當年立年限為約不得將出外界

昭宗大順二年勅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擄百姓男女宜給內庫銀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府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為賤

後唐同光二年赦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為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

天成元年勅京城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書契券輒賣良人周顯德五年新定刑統該誘良口勾引逃亡奴婢與貨賣所盜資裝者其該誘勾引之人伏請處死良口奴婢准律處分居停主人重斷或分受贓物至三匹以上處死將良口於蕃界貨賣居停主人知而不告官者亦處死

宋太祖皇帝開寶二年詔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聽其主速自收瘞病死者不須檢視

四年詔應廣南諸郡民家有收買到男女為奴婢轉將傭雇以輸其利者今後並令放免敢不如詔旨者決杖配流

淳化二年詔陝西沿邊諸郡先歲饑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宜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

至道二年詔江南兩浙福建州軍貧人負富人息錢無以償沒入男女為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還其父母敢隱匿者治罪真宗咸平元年詔川陝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價以償

六年詔士庶家雇僕有犯不得黥其面

天禧二年詔自今畧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致者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

大理寺言按律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無罪而殺者徒二年又諸條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德犯決罰至死及過失殺者勿論目今人家傭賃當明設要契及五年主因過毆決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愆犯而殺者減常人一等如過失殺者勿論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十二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沂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職役考 鄉黨版籍職役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諍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鬪訟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七為州夫始分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

職文 鄉黨

文獻通考卷之十二

二

計文後



為族使之相壅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

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首皆謂立其長

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賜者請禮物不備相給足

也問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

百家此總謂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

閭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

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按比是也要謂其簿

比長每比下士一人掌五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

臯奇衰則相及徙于國中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或國中

而付所處之徙于他則為旌節而行之謂徙異鄉若無授無節

則唯園土納之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掌二十各掌其閭之徵令

歲時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聚衆庶既比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釐撻罰之

事失禮者族師每族上士一人掌一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屬民讀

之罰也

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酬亦如之登其族之夫家

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比伍閭族各

為聯使之相保相受賞罰相及以受邦職以役國事相葬埋若

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

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掌五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四孟月屬

民讀法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

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

掌其戒禁 師田行役則以法治其政事 正歲屬民讀法書

其德行道藝歲終則會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掌二千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 月吉

五百家屬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歲時祭祀州社

則屬民讀法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州之大祭大喪皆蒞

呂隆

其事 師田行役則帥而置之掌其戒令賞罰於軍田歲終則

會 正歲讀法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替鄉大夫廢興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

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鄩作管反五鄩為鄙五鄙為

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

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鄙鄩縣遂隨

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五之名隨國中鼎制故五家為鄰鄭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於退

胥起徒役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 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夫均其厚薄則生產平統之於都則其數舉家於鄉遂則其戶可詳五人為伍則人之衆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

知其人之欲知其人之衆寡宜王是以料人于太原由茲道失之鄰長每鄰一人掌五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

則從而授之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二十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共六畜兵器

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

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鄩長每鄩中士一人掌一各掌其鄩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

比其衆寡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作民則旗鼓兵革帥而至

歲時簡器稼器器趨其耕耨稽其女工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掌五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作民謂起則

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寡而察其媮惡而誅賞歲終則會

縣正每縣下大夫掌二千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

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

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謂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

賞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

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

李耀

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役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齊威公用管仲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帥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遂霸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

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則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為政者未之知恤已也譬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

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秦用商鞅變法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

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官儀曰游徼亭長戰備刀劍甲鉦鼓吏赤幘行滕帶劍佩刀持盾彼甲設矛戣習射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盜亭長捕二尺板以効賊執繩以收執賊

水心葉氏曰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鞅雖改法要是周衰國大者難用舊制齊晉楚裂地名官以自便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狹自為朝廷由後世觀之疑若煩民然三老嗇夫游徼猶各有職掌近民而分其責任若後世蕩然無復紀秩而今長悍然獨以征取為事則又鞅之所不為也

新城三老董公選說漢王為義帝發喪討項羽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疋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疋鄉三老人三疋

元狩六年遣謁者循行天下謁三老孝悌以為民師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壺關三老

茂上書言太子亡邪心上感悟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四年及甘露三年皆賜帛有差

王尊為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

効日著書奏天子後以尊為徐州刺史王尊為東郡太守河

水甚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填金堤水波稍却白

馬三老奏其狀制詔秩尊中二千石

黃霸守潁川吏民興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移病不聽事

令丞嗇夫三老亦自繫待罪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疋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疋

元光二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平帝元始三年賜三老帛

西漢凡縣道有蠻夷國縣曰國邑皇太后皇后公千五百八

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東漢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正女義婦遜財救患及

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閭以興善行鄉置有秩游徼

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

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循

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士民收賦稅亭有長以禁盜賊里

有里魁民有什五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

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漢官曰鄉戶明五千則有秩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

今攷西漢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然則三老鄉縣各一人孝弟力田既祿秩如許尊未必各鄉皆設有其人則置之耳孝文武宣成哀紀各有賜孝弟力田金帛爵級事

元和二年帝耕于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

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十二年賜爵同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

元初元年賜爵同

延光元年賜爵人一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四年賜爵二級

陽嘉元年賜爵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晉制每縣戶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石每千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次縣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狹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壠墳陌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

慮斯成并謙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任秦致稱春秋樂毅追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 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禮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僂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業人懷思本之心經畧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流寓閭伍不脩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

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青兗徐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

今襄陽漢東等郡也

齊高祖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偽已乂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筭能革斯弊也

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

眾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谷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尤不可言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眾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



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  
井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  
令必行自然競反為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  
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  
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  
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憊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  
其有謫邊疆皆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其罪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帝納尚書令沈  
約之言詔改定百家譜

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化此後起咸和三年  
以至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  
唯有宋元嘉中以來者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  
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

沾爛解散于地又無編騰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  
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  
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  
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  
競行姦貨落除卑住更書新籍通官榮祿隨意高下以新換  
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  
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  
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  
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  
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  
尋求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  
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  
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

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寬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物府  
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却既蒙復注則  
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  
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偽景平以前既  
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  
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為晉籍所餘須  
加寶愛若不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宵胤非謂衣冠凡諸  
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偽實諸文籍姦事立露微  
覆矯詐為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  
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  
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皆掌置私寫私換可  
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為巧偽既多並稱人士  
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之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

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即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早姓雜  
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  
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  
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  
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  
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畧無遺闕  
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  
一人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姓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  
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為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  
百家之數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  
婚姻寒門之視華族如冠屨之不侔則夫徭役賤事人  
之所憚固宜其改竄冒偽求自附流品以為避免之計

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譜籍雖曰選請究流品之人為郎尚書以掌之然偽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并韶至以耻憤搆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着籍同土斷之例

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吐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為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攷此所以

偽冒滋多而議論紛紛也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年納給事中李冲之說遂立三長

里一黨長

李冲以為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制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皇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為一法言似可用其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課時

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常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北齊令人居十家為鄰比五十家為閭百家為族黨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克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

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有正畿

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

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部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令出其可改乎然高頴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設

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  
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  
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  
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  
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  
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後自  
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  
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  
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  
開元十八年勅天下戶等  
與官吏往還近相憑屬求  
廣德二年勅天下戶口委  
科差不得依舊籍帳

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  
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  
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  
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覈  
輪差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  
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  
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舊制  
官物率以僑居人充至是始  
得占州縣課役戶及諸州不  
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

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坊別  
且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  
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為  
四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  
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  
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  
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  
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  
亦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

陳時政上疏曰往年兩京及  
每一貢闕先擬者輒十人頃  
今風化漸以散也  
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  
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  
鄉村大率以百戶為一團每  
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  
載即一如是  
課役皆出於戶民郡國輦運  
武官內諸司臺省監諸使不  
道路居民為通夫五月詔令  
糾舉京百官補吏須不礙役

乃聽

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者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棟指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

乾德五年又禁諸州職官私占役戶供課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州戶供官役素無等第望品定為九等著于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所升降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即頒於天下詔令轉運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兩京諸州應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者許眾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者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沃瘠及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種某戶有丁

男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周勸民分於曠土種蒔俟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賭博者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於州縣論其罪以警游惰焉九年以其煩擾停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得冒名以給役訖今循其制

宋朝凡衆役多以廂軍給之罕調丁男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以廩卒代焉因下詔禁之

天禧元年又詔治河勿調丁夫以役充

乾興元年十二月

時仁宗已即位未改元

臣僚上言伏見勸課農桑曲盡

條目然鄉閭之弊無由得知朝廷惠澤雖優豪勢侵陵罔暇遂使單貧小戶力役靡供乃歲豐登稍能自給或時水旱流徙無

從戶籍雖有增添農民日以減少以臣愚見且以三千戶之邑五等分等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約千戶官負形勢衙前將吏不啻一二百戶並免差遣州縣鄉村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戶如此則二三年內已總遍差纔得歸農即復應役直至破盡家業方得休閒所以人戶懼見稍有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因為浮浪或縱惰游更有諸般惡倖影占門戶田土稍多同居骨肉及衙前將吏各免戶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典賣田土如違許人告官將所典賣沒官自然減農田之弊均差遣之勞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業其罷俸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為限詔三司定奪三司言准農田勅應鄉村有莊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虛報逃移與形勢戶同情啓倖却於名下作客戶隱庇差徭全種自己田產今與一月自首放罪限滿不首許人告論依法斷遣支賞又准勅應以田產虛立契典賣

於形勢豪強戶下隱庇差役者限百日經官首罪改正戶名限滿不首被入告發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今准臣僚奏欲諸命官所置莊田定以三十頃為限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以十五頃為限所典買田只得於一州之內典買如祖父遷葬別無墾地者數畝許更置墳地五頃若地有崖嶺不通步量刀耕火種之處所定頃畝委逐路轉運使別為條制詣實申奏又按農田勅買置及析居歸業佃逃戶未併入本戶者各共戶帖供輸今並須割入一戶下今後如有違犯者科罪告人給賞並從之

開寶平蜀後令西川得替官部綱趕京與減一選無選可減加一階

止齋陳氏曰熙寧罷衙前應綱運皆募得替官管押自令下無應募者

仁宗景祐中詔川陝閩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爲衙前滿三期罪不至徒補三司軍將

皇祐中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使募人爲之

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克

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踈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番休迺役卽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

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卽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它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遂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機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



下三司頒焉自是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按軋興元年臣僚上言影占徭役之害自官豪勢要以至衙前將吏皆避役之人請立限田之法命官三十頃而衙前將吏亦得占十五頃餘者以違制論夫均一衙前也將吏爲之則可以占田給復鄉戶爲之則至於賣產破家然則非衙前之能爲人禍也蓋官吏浸漁之毒可施之於愚蠶之鄉氓而不可施之於諳練之將吏故也韓蔡諸公所言固爲切當然不過欲驗鄉之闊狹役之疎密而均之且旣曰罷里正衙前而復選賢最高者爲鄉戶衙前則不過能免里正重復應役之苦而衙前之弊如故也此王荆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豐歟

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損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

廂兵

時范仲淹執政以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府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是未幾悉復

時州縣旣廣徭役益衆知廣濟軍范諷上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是數下詔書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旣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

時有王逵者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美餘蒙獎詔由是它路競爲培克欲以市恩民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乃下此詔

按役錢之說始於此以免役誘民而取其錢及得錢則以給它用而役如故其弊由來久矣

治平四年六月

時神宗已即位未改元

詔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其令

逐路轉運司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遂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奏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役法之議始此

英宗時諫官司馬光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挾以為衙前矣况敢益田疇葺閭舍乎臣聞其事怒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廢八九何則儻利顛愚之性不同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

按溫公此奏言之於英宗之時所謂募人充衙前即熙寧之法也然既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當役者合輸之則助役錢豈容於不徵而當時諸賢論此

事復齟齬不可何也蓋荆公新法大槩主於理財所以內而條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人雖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斂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無弊然遂指其法為不可行則過矣

知諫院吳克言鄉役之中衙前為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杯杵七筋皆計資產定為分數以應湏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無以為生乞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帝因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

二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泉雇役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

天下博盡衆議奏可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免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負承符散從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泉以助役皆其條目也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蠢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又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築室道謀難以成就欲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放視施行若其法實便百姓當特獎之從之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帝下之司農寺詔判寺鄧綰

范楫

曾布更議之縮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  
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  
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  
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  
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  
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  
備凶荒欠闕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綠巧  
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業  
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爲之陞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  
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  
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旣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  
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  
鄉役數千於是頒其法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  
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  
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  
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眎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  
取雇直旣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  
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  
上曰詢訪鄰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  
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乃自情願故也文彥博言祖宗法制  
具在不湏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  
說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  
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論失之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  
不爲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

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而路公此語與東坡所謂凋弊大甚厨傳蕭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爲流俗干譽不足恤者是豈足以繩其偏而救其弊乎

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初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倍費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軍校其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司率務多歛致天下不曉以爲取贏而它用之也如王庭老張靚科配一路緡錢至七十萬輸之多者一戶至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之外剩數幾半咸謂庭老靚必有陞擢此蓋因取數多謗議興也乞少賜裁損以安民心

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及臺省訴超升等第出役錢事楊繪又言東明縣民所訴乃因司農寺不因舊則自據戶數創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今遵所立而著之籍不問堪升與否也凡立等第必稽戶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憑縣縣必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稽之鄉衆乃可得實今乃自司農寺預定品數付縣立簿豈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以聞仍嚴升降之法司農寺及府界提舉言畿民有未知新立法意以助役錢多願仍舊充役者詔如不願輸錢免役縣案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王安石爲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錢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役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從其說

監察御史劉摯陳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

下戶槩豚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優富苦貧非法之善况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眾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搔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為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雇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二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况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也近邊州軍應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耆為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同判司農寺曾布據繪摺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畧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

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  
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  
優上戶而虛下戶得聚斂之誘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  
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陞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  
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  
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又况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  
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  
蓋欲多斂在錢陞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  
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  
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  
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  
矣惟者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使  
募人言者則以為專副雇人則失陷官物者長雇人則盜賊

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  
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  
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  
麥必賤若用它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棟乞索且為民害如此  
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  
荒飢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迺所以為凶年蠲  
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  
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  
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  
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  
萬是兩浙所輸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  
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  
農欲以出刺為功此臣所未諭也於是詔繪知鄭州摯落館

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程投書

司農言始議出錢助民執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爲免役制可若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

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既不合各爲奏上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湏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乃詔責瑜而擢侁爲副使以示諸路頒募役法於天下內外胥吏素不賦祿惟以受賕爲生至是用免役錢祿之有祿而賦者用倉法重其坐初時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尚在數外

又詔凡縣皆以免役剩錢用常平法給散收息添支吏人餐

錢仍立爲法

五年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遵詔書募受代官部錢帛綱

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十減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爲真

先時召募人押錢帛綱入京每一萬貫匹支陪綱錢五百貫足詢問曾押綱鄉戶衙前之家皆不願行乃選得替官員使臣人負管押相度每緡絹萬匹正支錢一百緡足錢萬貫支錢七十緡足並不差鄉戶衙前故有此詔

王安石自上曰此事諸路皆可行但令監司加意許令指占好舟差壯力兵士及時遣則替罷官人人爭應募矣

七年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皆許取以供費若尚不給用許以情輕贖銅錢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敷于民間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或出臨時汚吏乘之以爲姦習弊滋久至是詔輒圓融者以違制



論不以去官赦原

詔聞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

王安石白上言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無此然論事有權須考問從前差役賣屋陪填與今賣屋納役孰多孰少即於役法利害灼然可見

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諸旌表門閭有勅書及前代帝王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五月詔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為之允逃絕監牧之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雇役為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請行之諸路詔自

今用實剩錢買募役田須先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止之 八月詔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勿補

七月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戶令守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為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戶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抉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宜做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刊匿即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

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衆示兩月使悉知之從之

察訪京南常平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板圖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縣災傷五分以上則留埃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何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十月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權罷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

初呂惠卿創行手實法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不便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役法初行且用丁產戶籍故諸路患其不均各已改造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得家業貫伯者視家業貫伯或隨所

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剔抉披索互相糾告使不安其生耶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爲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羨不免須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蓄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恐餓而不敢爲生其爲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詔

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明年詔問罷耆戶長壯丁之法何人建議及

以此議奏呈帝曰已令出錢免役又排爾使爲保丁責之催科失信於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共二役安石曰保丁戶長皆百姓爲之今罷差戶長使爲保丁數年或十年方催一稅其在役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爾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若謂保丁止供教閱不知餘事屬何人也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

詔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并一多處以司農寺言戶減免錢數及民戶兩處有物業者出錢不一故也

九年荆湖路察訪蒲宗孟言元敷役錢太重以一歲較其出而寬剩數多詔權減二年

十月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奏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者常留一半

侍御史周尹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錢一分聞諸州縣希提舉司風指庸敷民錢至減省役額尅損崔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已倍多而募直太輕倉法又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乞遵免役本法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但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存留二分上不得更有敷取三司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與民均財借力役重者不可不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金重役不過衙前者戶長散從官之類衙前即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其餘取於坊郭官戶女戶軍丁寺觀之類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則州縣易於督歛重輕相補民力均詔司農寺相度以聞

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令諸路提舉倉司契勘見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缺乏需發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

是歲諸路上司農事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兩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二千

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

役錢之初立額兩浙之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耳細為數從便輸納 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者亦不免輸

元豐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千九百七十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剗免法雖均敷佳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崔直為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加疑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究終防弊又有聚斂小人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

戒而不能盡止至是催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

八年

即位

八月戶部言役錢所留寬剩內有及三四分已上

去處合行裁減所令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並減其元不及二分處依舊從之

又詔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申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頴奏臣切怪耆壯戶長法之始行也皆出於雇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徃日所募之錢係承帖司及刑法司人吏許用而其餘一切封樁若以為耆壯戶長誠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正長為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而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

按以保正代耆長等役熙寧間已嘗行之繼而以人言不便罷之矣今觀此則是罷而復行也蓋熙寧之徵免役錢也非專為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廩給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則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它作名色以役之也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自助役法行以來簿籍不改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陞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徃徃中上戶多而下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或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亦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

有勞費比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為多少也

文獻通考卷之十三

職役考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元祐元年二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  
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有破產  
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  
或因水火損破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  
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  
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  
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  
賦斂愈重也故自行免役法來富者差得自寬而窮者困窮日  
甚又監司守令之不仁於催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此  
農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莫若直降命勅應天下免役錢

職役  
一切並罷其諸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雖號重難近來條貫頗為優假諸公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將管押其雜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向日若猶以衙前為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免放其助役錢今遂州

椿管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不同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下諸州縣限五日內具利害申本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本司類聚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僕射蔡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共之故同進呈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凡踈畧未盡者枚數而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間不無踈畧未備惇所言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聞奏從之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克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 蘇轍言京明知熙寧以

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輒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感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害成法乞賜行遣以示懲戒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請復差鄉戶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則免侵陷在私亦脫刑禍宜獨可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常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矣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今所謂助者不過助受役之家歲用而已無厚歛也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今日所當追探其意以興萬世無窮之利熙

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如退灘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蓋大臣利於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他用故不果行因列其五利詔並送詳定所

右司諫蘇轍言復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其弊自是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添刻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不給者耳向使止用官賣坊場一色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它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若立定



取役  
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乙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  
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  
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  
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  
不知官自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  
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  
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  
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  
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  
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今椿備募雇諸色役  
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  
實冗長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  
苦逆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

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  
亦許以坊場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  
雇本數詔送者詳役法所詳定役法所以役法難盡粹就擇  
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一役用  
坊場河渡錢雇募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  
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逐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  
今夏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  
凡熙寧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倍備圓融  
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  
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仍以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  
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  
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  
或不足毋得減募增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

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提刑司

九月詔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阜迂送餐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七年尚書省言近者參行差募之法聞州縣奉詔不謹以致差徭輕重失當或役人有所陪備或占留役錢不盡雇募詔運使提刑司申飭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聞

二月詔應差諸縣手力如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二年者得用助役錢募人為之既終一役別有閑及三年者復行差法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

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子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雇

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

役次之名 衙前 散從 承符 弓手戶 耆戶長

壯丁 熙寧雇役所取之錢 坊場 當役戶 坊郭戶

官戶 女戶 單丁 寺觀

內坊場係官錢當役戶以下係取之於民謂之六色錢

取民間六色之錢益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輪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

許募會充有勞效者旨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輪免役錢並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指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複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潁濱所謂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至當之論

紹聖元年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

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耶

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苟詳為裁省則人情無有不便詔付戶部詳議

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椿錢以為雇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壯丁召雇不得以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於此所敷寬剩錢不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復置提舉官

九月用戶部言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

其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

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為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

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也則重不若輕戶部尚書蔡京言詳諤所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是謂元豐不如元祐乞行貶黜諤坐黜知廣德軍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戶部奏京西北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揀插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之雇直它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

崇寧元年尚書省言民戶既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取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旨蠲減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為利也乞詔常平司候豐衍日具此制奏而蠲之

四年臣僚言州縣戶簿等累經改造故增減失實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稅多寡均敷役錢戶部尚書許幾言州縣戶衆而役少則敷錢止於第三等或戶少而役多則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計家業稅錢不用等第槩以田畝均敷役錢則失輸錢代役之意其議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時肯半輸今比戶種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顧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視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

納人自如本法

高宗建炎元年臣僚言官戶役錢舊法比民戶減半今來認置弓手以禦暴防患官戶所賴猶重欲令官戶役錢更不減而民戶比舊役量增三分專椿管以助養給從之

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椿庸錢以助給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均入總制窠名焉

臣僚言州縣保正副未嘗肯請雇錢并典吏雇錢亦不曾給乞行拘收戶部看詳州縣典吏雇錢若不支給切恐無以責其廉謹難以施行外其鄉村耆戶長依法係保正長輪差所請雇錢往往不行支給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諸路常平司將紹興五年分州縣所支雇錢條經制錢例分季發付行在敢隱匿侵用並依擅支上供錢法從之

按役錢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雇役之直或給或否中

興以前已如此矣。倘尚未曾明立一說，盡取之耳。今乃謂保正副未嘗肯請雇錢，又謂所請雇錢往往不行，支給夫當役者，豈有不肯請雇錢之理而不行支給則州縣之過朝廷所當覺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經制之窠名，所謂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

四年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以村疇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備納稅免役等分物。

既而言者謂甲頭不便者有五：一、小戶丁小催科不辦，二、舊每都保正長才四人，今甲頭凡三十一人，破產者必衆，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內廢農業者凡六十人，則通一路有萬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既不識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爭立，所差既多，爭訴必倍，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役錢

因不復給

保正副 十大保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

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 大保長一年替 保正小保長二年替

戶長 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 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輪催納稅租一稅一替欠數者後料人催 以上係中興以後差役之法 已充役者謂之批朱 未曾充役者謂之白脚

孝宗隆興二年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令管煙火盜賊外並不<sub>得</sub>泛有科擾差使如違許令越訴知縣重行黜責守倅各坐失覺察之罪

以言者謂近來州縣違法保內事無巨細一一責辦至於承受文引催納稅役抱佃寬剩修葺鋪驛置買軍器科賣食鹽

取後  
文四  
追擾陪備無所不至一經執役家業隨破故有是命

乾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戶既有限田往往  
假名寄產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選物力高強官戶與民戶通  
差則役戶頓增下戶必無偏差之害乞此後官戶合雇人代役  
詔依令兩浙路先次遵行

寧宗慶元五年右諫議大夫張奎言乞行下州縣保正止許幹  
當本都賊盜鬪毆煙火公事不許非泛科配戶長止許專一拘  
催都內土著租稅不許抑勒代納逃絕官物違者官吏重罰從  
之

又臣僚言戶長催納苗稅內有逃絕之家戶籍如故見存之  
戶恃頑拖欠爲戶長者迫於期限不免與之填納雖或經官  
陳訴而乃視爲私債不與追理勢單力窮必至破蕩此戶長  
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縣如有恃頑拖欠之戶即與嚴行

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  
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  
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  
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答  
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却七萬  
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  
或如此江湘諸郡尤不可言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  
正人情法旣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  
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  
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  
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  
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  
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

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為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慙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邊疆皆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其罪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通兩年黃籍不上帝納尚書令沈約之言詔改定百家譜

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化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者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

追斷仍勒還代輸之錢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從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範言民貲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產之家其輸役錢於官亦多既已征其財而又俾之執二年之役是為重複乞參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縣姑於役人從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輸役滿輸錢如故從之

役起於物力物力有陞降陞降不穀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應人戶典賣產業推割稅賦即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貲產之進退與之陞降三歲一行固有貲產百倍於前科役不增於今者其如貧之下戶貲產既竭物力猶存朝夕經營而應酬之不給者非推排不可也然當時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彘之蓄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其賂之多寡以為物力之低昂又有計田家口食之餘盡



載之物力者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爲之限制除實庫房廊亭  
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猪羊雜色估紐其貧民求赴  
衣食不爲浮財後耕牛租牛亦與蠲免若夫江之東西以田  
地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惟受產之家有司詳於稅契  
而畧於割稅倘爲之令曰交  
易固以稅契爲先後亦以割稅爲得業雖已稅契而不割稅  
許出產人告以業還見納稅人則人孰有不割稅者乎此亦  
所以救役法之弊也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爲保十大保爲都  
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  
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庸或爲之均并不一也  
其人戶物力如買撲坊場別無產業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  
役如有田產物力即併就多處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鄰鄉  
者併歸煙爨處又有散在別縣數鄉者各隨縣分併歸一里  
爲等第若夫役次之歇倍則紹興十四年臣僚奏請以其物  
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

歇役四年皆理爲白脚必差徧上三等戶方許於得替人輸  
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即從逐年體例選差十六年  
兩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  
倍歇役六年庶幾踈數得中 慶元元年徐誼盡破乘之說  
專用 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議而議者又謂物力有高下之  
殊鄉都有寬狹之異其折倍之法可以爲寬鄉之便適以貽  
狹鄉之害可利寬鄉之中戶適以困狹鄉多產之家如以寬  
鄉言之自物力五百貫而上積至二千貫者則三倍五百貫  
之家矣其在富室雖使之四年一役亦未爲過若狹鄉自物  
力一百貫而上積至於四百貫亦謂之三倍所謂四百貫之  
戶曾不及寬鄉之中產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輕重灼  
然矣於是從耿秉之議務要寬鄉狹鄉各得其便其析生白  
脚則 慶元五年臣僚奏謂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畝纔已

分析便令各戶充役則前役未蘇而後役踵至實為中產之害須以其分後物力參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脚充應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許將未分前充過役次於各戶名下批朱理為役脚與都內得替人比並物力高下歇役又近通行選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

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一十頃九品五頃

封贈官子孫差役同編戶  
謂父母生前無曾任官叔或兄弟封贈者 應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陞朝官即為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及曾經省試人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庶幾孤寒得所存恤凡有夫有子不得為女戶無夫子則生為女戶死為絕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

為戶坑冶戶遇採打礦寶免本身諸般差役蓋亭戶家產及二等以上與官戶編戶一般差役不及二等依紹興十七年七月指揮蠲免民兵萬弩手免戶下三百畝稅賦及諸般差役不及三百畝輒隱他人田畝許人告湖北京西民兵義勇第四等戶與免非泛差科外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為限將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著有行止人其放停軍人及曾係公人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司不得復追正身募人不管於雇役之家非理需索或憑藉官司之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以保伍有犯知而不糾之罰且保正副所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路今或使之督賦租備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執役者每患參役有錢知縣到罷有地里錢時節參賀有節料錢官

頁過都醋庫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擾透漏禁物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填代之費承判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食用及土產所有皆其所甚懼也若夫戶長所職催夏稅則先期借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戶又令填納凡此之弊皆上之所當察也 高宗皇帝身履艱難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至中興而大備 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為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而當時浮議胥動多有伺其隙而敗其謀者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為法意圓備及朱文公熹亦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間有下戶只有田一

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出田將來却不免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未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固嘗即此四未盡善者而求之蓋始倡義役者多鄉閭之善士惟恐當時議之未詳而慮之未周及踵接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乃私差役之權曰倍法曰析生等第法皆無所

考而雇募人亦不與置置必受約束任驅使於義首者可以  
叫號鄉曲厭酒肉而有餘否則傭錢不支而當役者困矣是  
以虛貧而優富凌寡而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  
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盡善  
之弊固如此也

水心葉氏義役跋曰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  
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贖錢  
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  
甚矣余嘗問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  
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  
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為職當潔身馭吏除  
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  
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

長會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無倍  
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  
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初以其言為  
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為此言者矣嗚  
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為長吏不得為令佐自試  
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  
於後以告其得為者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設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  
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自輸苦役如故故轉  
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  
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蓋以  
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  
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

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掌二十五家曰鄰長掌百家皆中士也曰旅師掌六百鄉曰鄙師掌五百鄉皆上士也曰黨正掌五百鄉曰縣正掌二千五百鄉皆大夫也曰州長掌二千五百鄉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

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掌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謂復除者復其繇戍耳如三老蓋亦古復除之科然則謂三老為役可乎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臧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為才望亦皆見於為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

禮記卷之三十一 鄉射第十 五十五 亮

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  
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  
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  
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  
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  
人琬言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  
一負關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士逸即  
漸以弊也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  
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  
縣據人貧富及差役輕重作  
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  
聽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  
職至困至賤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  
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筭筆  
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  
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

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差後世以其困與同於  
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  
也王荆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  
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  
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  
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  
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  
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  
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為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  
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  
倚法以為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  
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  
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為

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旣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旣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

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困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兔視其民睥睨盈顧惟恐墮筭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宦况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

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餼廩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人者如擘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為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復除

周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舍役除不收役事也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旅師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新阡戶者復之也均人凶札則無力政政讀作征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五十不從力政力政城道之役也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故三月不從自諸侯來

助



徙大夫之家邑大夫役

多地狹故期不從政

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鄉三老縣三老復勿繇戍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 豐人徙關中者皆復其身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以沛為湯沐

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并復豐比沛 詔

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無與他事

惠帝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十不事八十者二筮不事 募民守塞

皆賜高爵復其家令民入粟至五

大夫乃復一人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筮九十復甲卒 又詔民年九

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為糜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

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登禮中獄以山下戶

凡三百封崇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 府庫並虛乃

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 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

宣帝地節二年詔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世母有所與功

如蕭相國

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筭事

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

其子道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

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母記者復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負千人

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賜吏人復南頓歲租一歲

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徭役一歲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

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

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奉奉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

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北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北豐沛

徐氏曰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

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  
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  
至東都所復不過濟陽元氏南頓數邑蓋專為天子之私  
恩矣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  
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  
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  
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  
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  
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  
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氓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  
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既元無田則何有於賦稅故只除  
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

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  
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  
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

魏黃初元年之後始開太學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  
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簞屨  
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  
王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褒為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  
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檐  
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  
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揖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  
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  
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

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為良人給復三年役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給復五年又詔諸宗姓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蠲使歲再遣之

白履忠召拜朝散大夫乞還吳競謂之曰子素貧不露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徃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

唐制諸司捉錢戶皆給牒蠲免徭役

詳見雜征推門

宋真宗皇帝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官勢戶及將校衙前占田避役之害

見差役門

仁宗時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詔特蠲之凡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為出家趙州至千餘人州以為言遂詔出家者須落髮為僧乃可免役

神宗熙寧二年頒募役法於天下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

諸旌表門閭有勅書及前代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枝授者準此

按自熙寧助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勢以至僧道單丁該免役之科者皆等第輸錢無所謂復除矣然數者之輸錢輕重不等其詳見戶役門茲更不備錄

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

並詳見戶役門

文獻通考卷之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十四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征推考 征商 關市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困乏也金銅無

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屨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入于泉府布泉也鄭

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籠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言謂總讀如租稅之總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

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凡屠者斂其皮角筋

骨入于玉府以當稅給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孟子曰市屨而不征法而不屨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

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

矣 集註屨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屨而不征其

矣 集註屨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屨而不征其

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屨蓋逐末者多則屨以抑之少則不必屨也譏察也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又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集註治之謂治其爭訟龍斷罔壘之斷而高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網羅 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按如孟子之說可以見古人關市征斂之本意蓋惡其逐末專利而有以抑之初非利其貨也

漢高祖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一石五十乃約法省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

稅之人自天子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石林葉氏曰高祖禁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獨探兵乘騎馬其後又禁毋得為吏與名田凡民一等商賈獨倍其賤之至矣凡賈皆有籍調以戍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 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雖非先王之政然敦本抑末亦後世所不能行也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

文帝時晁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

師古云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一說奇謂殘餘物也

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  
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  
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  
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  
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按漢初鑄錢輕於周秦一時不軌逐末之民蓄積餘贏  
以稽市物不勤南畝而務聚貨於是立法崇農而抑商  
入粟者補官而市井子弟至不得為吏可謂有所勸懲  
矣然利之所在人趨之如流水貨殖傳中所載大抵皆  
豪商鉅賈未聞有以力田致富者至孝武時東郭咸陽  
以大鬻鹽孔僅以大冶領大司農桑弘羊以賈人子為  
御史大夫而前法盡廢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筭商賈始稅商賈車

先公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即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  
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興利之臣不知為誰時鄭  
當時為大司農以他日薦桑弘羊咸陽孔僅觀之益可疑  
也政使非其建白亦任奉行之責矣漢人多言汲鄭其實  
當時非黠比也黠奮不顧身以折功利之衝當時乃薦掎  
刻之人以濟武帝之欲烏得並稱哉

元狩四年初筭緡錢

公卿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  
此謂緡緡錢者也隨其用所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率緡  
施施於利重者其筭益多錢四千一筭輕故筭亦輕已上皆筭緡錢之法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輕車以一筭凡民不為吏不為三  
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商賈輕車二筭商賈則重已上筭車之法元光只筭商  
其賦也

漢書

卷之四

方

皆不商賈船五丈已上一筭之船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所謂告

賈人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犯者没入

按筭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故擇其關於商賈者登載于此而餘則見雜征推門

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

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眾物鳥獸

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

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客舍

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

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没入所采取

按莽之法既推商賈之貨而取其十一又效商賈之為

而官自買賣今錄其關於征商者于此而餘則見市糴考

晉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

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

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

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

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糶粟粟

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

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蒞炭魚

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

餘所備置官司稅歛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

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顥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歛何足為也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關通未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唯歛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何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羣暗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擾亂殊俗

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儻賂何則關為結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况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請倍筭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

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文宗太和七年御史臺奏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  
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推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  
伏以方今天下無事聖政日躋務去煩苛與民休息臣昨因嶺  
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太和  
三年準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  
長吏更改依前却置重困齊人伏望今後自太和三年準赦文  
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推等率復却置者仰勅到後十日內具却  
置事申聞奏仍申報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  
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音依

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 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  
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  
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勅旨准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  
稅頗聞怨讟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罷所有

泗口稅額進徐泗觀察使今年前後兩度奏狀內堅共得錢一  
萬八千五百五貫文內十驛一萬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  
以實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錢賜充本軍用其它  
未贍委在才臣共息怨咨以泰行旅  
後周顯德五年勅諸道州府應有商賈興販牛畜者不計黃牛  
水牛凡經過處並不得抽稅如是貨賣處祇仰據賣價每一千  
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

按鬻賣而有稅理也經過而有稅非理也觀此則其來  
已久而牛畜之外餘物俱有過稅商旅安得願出其塗  
乎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  
當筭者無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無得擅改更  
增損及創收

止齋陳氏曰此薄稅歛初旨揮也恭惟 藝祖開基之歲  
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朝守爲家法九州縣小可商稅不  
敢專擅創取動輒奏稟三司取旨行下謹按景德四年三  
司鹽鐵商稅按奏據濱州監稅李忠恕狀準條銀每兩稅  
錢四十文其專欄等却稱銀元來不納稅錢事省司檢會  
景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勅令將銀出京城門往諸路州  
軍者並須於在京稅務納錢每兩四十文不降指揮只是  
條貫自京出門其濱州稅務元不收稅合依久例不得創  
收天禧四年福建轉運司奏尚書屯田員外郎方仲荀奏  
乞收福建枋木稅每估一貫稅一百文本司勘會祥符編  
勅每木十條抽一條訖任販貨賣不收商稅天聖七年福  
建運司奏福州商稅有當增收錢者八當減錢者五當不  
收錢者十當創收錢者十二有旨創收增收並不行餘依

奏以此見當時州郡小可商稅不敢專擅創收動須奏稟  
而漕臣省司亦不敢輒從所請衝改條法至淳化二年令  
諸州縣有稅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課利最多錢  
數立爲租額比校科罰蓋商稅額比較自此始及王安石  
更改舊制增減稅額所申省司不取旨矣熙寧三年九月  
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參詳自來場務課利增虧並自本  
州保明三司立定新額始牒轉運司令本處赴辦往復經  
動年歲虛有留滯莫若令本州自此立定租額比較有旨  
從之而本州比較自此始商稅輕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  
而無減矣政和間漕臣劉旣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  
稅錢而一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用  
五分充轉運司上供謂之五分增收錢紹興二年令諸路  
轉運司量度州縣收稅緊慢增收稅額三分或五分而三

五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為率三分本州七分隸經總制司謂之七分增稅錢而商稅之重極於今

曰

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韓監州稅

止齋陳氏曰以朝臣監州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然是時初未以此置官也據太宗實錄上謂趙普等曰王仁贍縱吏為姦諸州場院皆隱沒官錢朕初即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利入遂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雍熙三年始著于今蓋當使臣京朝官並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舉之遂為定員

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彘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橐駝及商人販茶鹽比算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

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與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其後諸國割據倍聚財貨以自贍故征筭尤繁宋朝每克復疆土必下詔蠲省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候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都押回掌之行者齊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筭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筭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從地宜而不一焉

開寶六年詔嶺南商賈齋生藥者勿筭 先是偽蜀時部民凡嫁娶皆籍其幃帳粧奩之數估價抽稅是年詔除之 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筭之名品共參酌裁減以利細民 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

正權

文獻通考卷十四

七

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筭常稅名物今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

至道元年詔兩浙諸州紙扇芒屨及細碎物皆勿稅

二年詔民間所織縑帛非出鬻於市者勿得收筭

真宗景德元年除杭越等十三州軍稅鵝鴨年額錢

四年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稅

大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

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商稅歲額

四十萬貫以上

東京

成都二十一務

興元三務

二十萬貫以上

蜀九務

彭八務

永康三務

梓一務

遂二務

十萬貫以上

開封二十三務

壽八務

杭十三務

眉一務

綿二務

漢二務

嘉八務

邛十九務

簡四務

果一務

戎三務

瀘六務

合山一務

懷安三務

利三務

閬一務

劍七務

三泉縣二務

夔二務

五萬貫以上

西京二十六務

北京十四務

徐七務

鄆十二務

初三務

穎十一務

滄二十二務

博十四務

棣十一務

秦六務

德十三務

京兆十一務

正雀 王商 三 月 校 賦 通 考 卷 五 二 大 自 三 日 七

楚八務

真五務

廬六務

成五務

揚七務

蕪八務

無為八務

資一務

高郵八務

蘇五務

普一務

昌二十八務

洋六務

興二務

大寧監一務

達一務

施五務

涪六務

五萬貫以下

南京九務

青十務

齊十一務

沂五務

兗九務

淮陽二務

濟六務

單五務

濮八務

襄八務

鄧七務

許十務

蔡十六務

陳六務

滑一務

澶十務

瀛七務

濱六務

思六務

鳳四務

永靜軍九務

真定十五務

河中十一務

陝六務

并九務

延十六務

鳳翔十五務

毫十一務

舒十九務

宿九務

光七務

黃九務

湖十務

婺八務

秀七務

信一務

洪十一務

吉七務

潭七務

榮一務

雅十二務

廣安三務

富順監一務

巴五務

蓬一務

雲安二務

福十二務

黔七務

忠二務

萬六務

渝三務

三萬貫以下

密六務

登四務

萊四務

維二務

曹四務

淄十一務

郢二務

唐五務

孟七務

汝十務

鄭九務

冀七務

雄一務

相七務

邢七務

定十七務

懷八務

衛八務

洛九務

深五務

磁十一務

趙六務

保一務

永寧一務

華八務

通利三務

同十一務

耀九務

邠四務

解五務

慶十一務

商四務

寧六務

環六務

澤五務

隴八務

渭十八務

階二務

德順一務

乾八務

通遠一務

洛六務

晉六務

絳六務

汾五務

海四務

泰七務

泗七務

滁四務

和六務

濠四務

連水二務

越九務

潤六務

明五務

常五務

溫六務

台八務

處七務

衢八務

睦六務

江寧五務

宣九務

歙六務

江六務

池十一務

饒六務

太平八務

南康七務

虔六務

廣德二務

袁九務

興國二務

臨江五務

衡一務

江陵十四務

鄂八務

安五務

岳十一務

黎一務

漢陽三務

荆門 二務

文 六務

龍 二務

集 七務

壁 一務

南劍 十一務

開 一務

建 七務

泉 九務

汀 八務

漳 十務

廣 十務

昌化 三務

潮 五務

一萬貫以下

隨 三務

金 十七務

均 三務

信陽 二務

莫 三務

霸 三務

乾寧 一務

信安 一務

郵 五務

號 四務

坊 四務

岷 三務

原 六務

儀 四務

府 二務

代 十九務

隰 九務

忻 一務

石 六務

遼 五務

威勝 五務

平定 四務

南安 三務

建昌 二務

通 二務

桂陽 一務

鼎 四務

豐 四務

陵井監 四務

峽 五務

梁山 一務

邵武 三務

康 十六務

南雄 六務

英 八務

五千貫以下

廣濟 一務

房 一務

保安 一務

安肅 一務

丹 四務

廣信 一務

順安 一務

保安 三十務

鎮戎 六務

熙 一務

慶成 二務

郵 一務

憲 一務

嵐 一務

慈 一務

寧化 一務

火山 一務

岢嵐 一務

保德 一務

撫 二務

大通監 二務



江陰 三務

筠 三務

永 二務

郴 一務

邵 一務

全 二務

歸 一務

辰 一務

沅 四務

復 二務

茂 一務

南平 三務

興化 八務

循 四務

韶 三務

連 四務

賀 二十一務

封 三務

端 一務

新 一務

南恩 一務

惠 四務

梅 二務

春 九務

桂 十四務

容 五務

邕 一務

象 七務

融 一務

昭 十二務

梧 一務

藤 一務

龔 一務

潯 三務

貴 十一務

柳 九務

宜 五務

賓 四務

黃 三務

化 五務

高 六務

雷 二務

白 一務

欽 一務

鬱林 一務

萬安 一務

朱崖 一務

廉 五務

瓊 一務

蒙 一務

賓 二務

南儀 一務

按天下商稅惟四蜀獨重雖夔戎間小壘其數亦陪徒於內地之壯郡然會要言四蜀所納皆鐵錢十纜及銅錢之一則數目雖多而所取亦未為甚重而熙寧十年以後再定之額它郡皆增於前而四蜀獨減於舊豈亦以元額偏重之故歟

仁宗時詔場務歲課倍增者乃增使臣一員監臨又詔取一歲中數為額後雖羨益勿增仍毋得扣配人戶苛留商賈求羨餘以希賞詳見酒稅門

天聖中有請筭錢以助給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筭也不許

又詔有司裁定歲課或不登而州縣責衙前備償者立命罷之神宗熙寧元年詔三路支移或民以租賦齎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毋稅石炭自懷至京不征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筭

四年詔三司凡民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輸稅五十儲之以祿吏

七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閑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

八年手詔問中書賈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例錢當輸否時有司創稅買物之入京者謂之市例錢以祿吏帝疑焉故問之鄭俠奏議跋後云建言者以諸門及本務稅錢額虧折皆是

官員饒稅過多而吏人受財公共偷贖不知乃為市易拘攔商旅入務官買以致商旅不行稅乃大虧也遂立條約專攔皆有食錢官員不得饒稅專攔取錢依倉法官員妄饒稅並停替仍會問諸處每商旅納官稅一百文即專攔所得市利錢幾何諸處申約官稅一百文別取客人事例錢六文以納遂以為定例每納稅錢一百文別取客人事例錢六文以納專攔等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弊於申收事例錢項即聲說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為所收事例錢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謂所收之稅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錢十文只如苧麻一斤收錢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錢五文却問客人別要事例錢 十文本門為不便申省及市易司並不施行致客人為事例錢故累與專攔相拖拽云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問我要甚事例錢必須取條貫分明詳論方肯納錢而去

不三五日間適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狀准三月二十七日聖旨市利錢三百文以下稅錢者皆無市利錢矣看詳有司當立法時取專攔所得事例錢以供專攔逐月食錢不曰事例錢而以市利名之者蓋取孟子所謂有賤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為名是賤之也又從而多取之以益官豈不繆哉宜乎聖上聞之自三百以下稅錢並不收市利也

哲宗元祐元年從戶部之請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自明年始

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力勝稅權

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糶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湊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

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切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飢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人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北顧船運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糶本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顧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

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救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以今之法小為踈通而隔一州一路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湏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臣切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為賑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徽宗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建中靖國初有此令至是蠲之

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入大觀庫給償

重和元年以臣僚言凡民有遺囑并嫁女承書今輸錢給印文憑其絲綿縑帛即其鄉聚市鬻者亦今先歷近地場務請稅尋皆罷之

八月臣僚又言稅物由便道者請令批引致務參驗并稅之詔戶部下諸路漕司計畫以行

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為商販者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之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騾驢已不入服用之例而比年臣僚營私謀利者眾宮觀寺院多有免稅專降之旨皆以船艘賈販州縣無孰何之者故有是詔

三年兩浙淮西等路稅例外增一分者勿取其先漕臣被旨起

應奉物乃增稅以更費至是御筆罷之

欽宗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

高宗建炎元年詔京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

又詔應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 又詔北來歸正

人兩淮復業人在路不得收稅 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灣浦

量收海船稅應官司回易諸軍收買物色依條收稅蓋寧於海

道取給軍需而不以病民也又慮稅網太密詔減併一百三十

四處減罷者九處免過稅者五處至於牛米柴麵民間日用所

需並與罷稅

孝宗隆興之初招集流民凡兩淮之商旅歸正人之興販並與

免稅州縣續置稅場不曾申明去處並罷之 又詔鄉落墟市

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買撲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

光宗復罷楚州雅州管下鎮務減臨安府富陽餘杭稅額

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

關市之征日以蠲免中興列聖仁民之心何如哉其間愈更

並緣苛取百出紹興二十一年六月臣僚言諸州額外征私

立稅場筭及緡錢斗米菜茹束薪之屬乾道四年詔諸州縣

客旅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廣中無名場稅在在皆有之若循

之利頭梅之梅溪皆深村山路畧通商旅私立關津緡錢

米菜茹束薪或擅用稽察措置於正官外擅置機察措置等

並令輸稅 官許民添置專攔收檢紹興十年九月敕諸路稅務專攔

戶越訴 類通同接取可令禁止淳熙五年四月臣僚言池州

鴈汭等處攔頭妻子直入船內搜檢謂之女攔頭 與吾民

相刃相靡不啻讎敵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乾道六年閏月臣

沿江凡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無重

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元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極擾不一

乞嚴禁 止從之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紹興三十二

言專攔搔擾甚者指食米 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興

為酒米指衣服為布帛 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興

販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敕訪聞場務利於所入以至甚者

販士夫舉子道路之費搜篋倒囊一切攔稅可令禁止

正隆 正高

貧民博易瑣細于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嘉定八年二月

民擔負魚鮮於村落博賣未嘗經涉城市亦誣其漏稅而加之罪或遇溪澗販運火柴每束亦收五六文錢乞嚴行覺察

從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嘉定五年

臣僚言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

廣中場聞者咨嗟則指曰是大小法場也紹興二十二年臣僚言

之湖口也州之鴈汊是以中興以來申明越津攔稅之禁上

昨見河朔有步擔負米尤為所害其專欄有在十里外私自

收稅者况舟船之利多於步擔其擾可知紹興三十二年三

月臣僚言州縣多遣人於三二十里外拘攔稅物以發關引

為名乞禁止乾道四年九月詔不得離縣五里外攔掠村民

紹興四年三月嘉定其場務稅賞不許引用倘於祖額外有

是道天其告漏稅不實者坐之慶元六年其有合稅者照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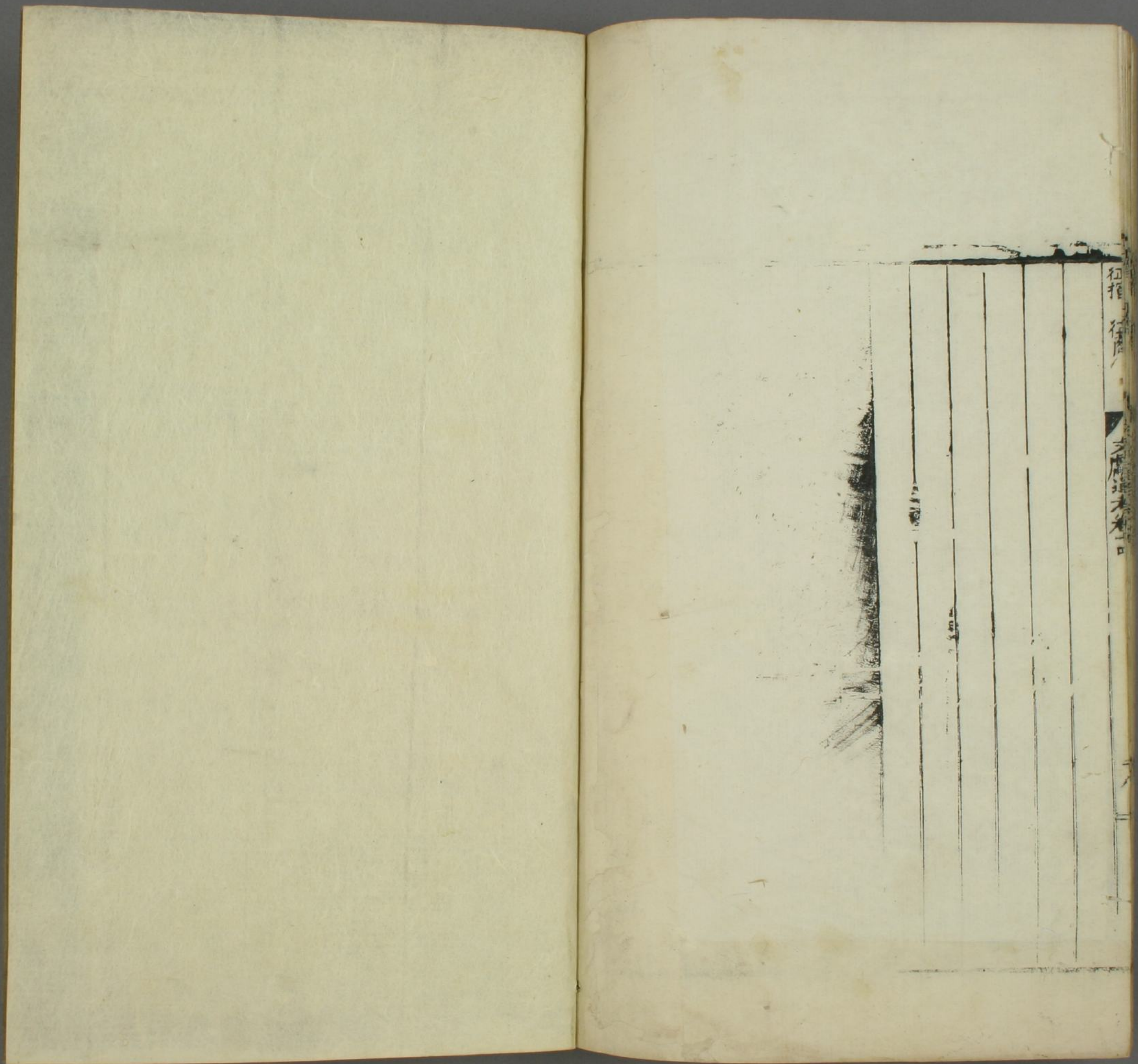
來則例不得欺詐搔擾如例外多收投子錢許民越訴紹興

十一月其赴務投稅者不得截留收買慶元五年列聖之禁戢

更茲也如此是宜商賈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雖中興再造

民力已竭而不至於甚困者皆此之由也

文獻通考卷之十四



和推  
行

之  
應  
進  
考  
卷  
四

